



# 雨霖铃

（一个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

——拟《故事新编》

王士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 雨霖铃

(一个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

——拟《故事新编》

王士菁

陕西人民出版社

## 雨 霖 铃

(一个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

——拟《故事新编》

王 士 菁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昆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4插页 147千字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ISBN 7-224-01686-1/I·376

---

定价：3.20元

# 自序

## 一个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

冯雪峰同志在他的“片断回忆”——《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中曾经写道：“鲁迅先生一直以前也曾计划过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制作，是想描写唐朝文明的。这个他后来似乎不想实现的计划，大概很多人知道，因为鲁迅先生似乎对很多人说过，别的人或者知道得比我更详细。我只听他在闲谈中说过好几次，有几点我还记得清楚的是，第一，他说唐朝的文化很发达，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第二，他以为‘七月七日长生殿’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盟誓，是他们之间已经感到了没有爱情的缘故；第三，他想从唐明皇的被暗杀，唐明皇在刀儿落到自己的颈上的一刹那间，这才在那刀光闪过了他的一生，这样地倒叙唐明皇的一生事迹。——记得先生自己还说，‘这样写法，倒是颇特别的，’但他又说他曾为了写这小说，特别到长安去跑了一趟（按即1924年夏到西安任暑期演讲），去看遗迹，可是现存的遗迹全不是古书上所见的那么一回事，——黄土，枯蓬……他想写的

兴趣反而索然了。”（见《雪峰文集》第4卷第18—19页）

这是冯雪峰同志根据他的回忆，谈到鲁迅先生准备创作以唐代文明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以及后来又放弃这个创作计划的情况。

这情况应该说是真实的。

1924年曾经陪鲁迅先生去西安讲学的孙伏园先生在他的《杨贵妃》一文中也曾谈到：“关于鲁迅先生的未完成的作品，似乎已经有人提到，手边没有书籍，不能确切征引。

（按即上述雪峰同志那篇作于1937年的文章，此文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不易找到，故云。——引者注）其中以剧本《杨贵妃》为最令人可惜。”

孙伏园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还具体地叙述了鲁迅先生此次来西安讲学和对唐代古都长安遗址的实际考察情况。他写道：

“鲁迅先生对于唐代的文化，也和他对于汉魏六朝的文化一样，具有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他觉得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的唾弃。这正是我们目前急需需要的态度。

拿这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作背景，衬托出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以近代恋爱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作线索；这便是鲁迅先生在民国十年左右计划着的剧本《杨贵妃》。

鲁迅先生的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

殿是为救济爱情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除此而外，先生曾和我谈过许多片段计划，但我现在都说不上来了。

所感到缺憾的只是鲁迅先生还须到西安去体味一下实地的风光。计划完成以后，久久没有动笔，原因就在这里。

恰巧西安讲学的机会来了。鲁迅先生那时已十几年没有旅行，又因本有体味一下唐代故都生活的计划，所以即刻答应了西北大学的邀请。……到了西安以后，我们发现了一种极平凡的植物，为数实在可观，几乎家家园子里都有的，便是白色的木槿花。木槿花本是极平凡的植物，但在别处只看见一株两株，而且是红色的居多，从未有像西安的木槿花那样白色的一片。我已经受了感动，对鲁迅先生说：

‘将来《杨贵妃》的背景中，应该有一片白色木槿花。’

鲁迅先生静静的望着我，没有什么表示。这时候我渐渐有了警觉，担心着《杨贵妃》的计划难免会有根本的变动了。我们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灞桥，看碑林，看各家古董铺，多少都有一点收获。在我已觉得相当满意，但一叩问鲁迅先生的意见，果然在我意中也出我意料地答复我说：

‘我不但甚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

……那时的西安也的确残破得可以。残破还不要紧，其间因人事所未尽而呈现着复杂、颓唐、零乱等等象征，耳目接触的几无一不是这些，又怎么会不破坏他那想象中的‘杨贵妃’的完美呢？

在我们的归途中，鲁迅先生几乎完全决定无意再写《杨

贵妃》了。所以严格的说：《杨贵妃》并不是未完稿，实在是一个腹稿。这个腹稿如果作者仍有动笔的意思，或者说，因到西安而被破坏的印象仍有复归完美的事实，那么《杨贵妃》在作者逝世前共十二三年的长时间内，不是没有写作的机会。可见那一次完美印象的破坏一定是相当厉害的了。”（见《鲁迅先生二三事》第23—26页）

孙伏园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更具体地叙述了当时鲁迅先生准备创作这部历史剧的情况，这情况和雪峰同志的回忆基本上是一致的。

从他们两人的文章里，我们得知鲁迅先生确有创作一部历史小说或剧本的计划，以及他对于唐代文明与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故事”的意见。

这情况应该说都是真实的。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从1958年起，我曾经四次去西安，但并不是为了写历史小说或剧本，而是为了给出版社组稿，落实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规划中的一些选题，每次也顺便看碑林，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灞桥，看大明宫遗址、骊山温泉，看昭陵、乾陵、永泰公主墓，看历史博物馆，……并拜访了一些专家、学者，但也不是为了写历史小说或剧本，而是为了想增长历史知识。只有一次和写历史小说有点关系，那是受对外文委的委托，在1963年中日两国文化界、宗教界、医药界纪念鉴真逝世一千二百周年时，陪日本文化代表团来西安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安藤更生先生是考古学家，团员宫川寅雄先生是美术史家。他们在参观大明宫遗址时，很有风趣地对我说：他们自己便是当代的“遣唐使”。

他们的热情友好的言谈，引起了大家欢快的笑声。团员中的井上靖先生是作家，他曾写过以鉴真东渡为题材的《天平之甍》唐代历史小说。这部小说是由楼适夷同志译成中文并由我们出版社出版的，因此稿酬由我交给井上靖先生，也因此得知他要写以杨贵妃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果然，他回国以后不久，一部历史小说《杨贵妃传》即出版了。198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又把它译成中文出版。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小说。

解放后的西安和鲁迅先生当年所见的西安是完全不同了。不论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的建设都有巨大的发展，和唐代文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历史学家，尤其是考古学家，他们以辛勤的发掘工作为我们展示了曾经埋在黄土层下面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代长安的面貌。还有我国建筑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描绘了当年古城长安的风貌。此外还有许多专家学者大量的关于唐代文明史的著作，这一切都给我们创作历史小说以启发和依据。

在我国，自唐代以来即开始出现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诗歌、小说、戏剧。以诗歌形式出现的，最早有李隆基的同时代人盛唐诗人李白和杜甫的诗篇，其后又有中唐诗人白居易和元稹、晚唐诗人李商隐等诗人的作品。（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诗人也写过这一题材的作品。）以小说形式出现的，则有和白居易同时的陈鸿的《长恨歌传》，和若干记载传闻轶事的笔记小说以及唐宋人所作的传奇小说。近人曾辑为《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开元传信记》、《开元天宝遗事》、



《开元昇平源》、《高力士外传》、《长恨歌传》、《杨太真外传》、《李林甫外传》、《梅妃传》。此外，《安禄山事迹》等，没有包括在内。）1985年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以戏剧形式出现的，有元人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和清人洪昇的《长生殿》，都是比较著名的。此外还有京剧、昆曲等等；至于以其他各种艺术形式表现这一题材的作品，简直多到不可胜数。

井上靖先生的《杨贵妃传》这部历史小说，和我国古代传统的艺术形式和内容不同，有它自己的特色。作者不单纯从爱情故事着眼，而是把这一故事放到比较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描写；他更不单纯地去描写所谓“性爱”的关系，——这是现代西方某些现代派作家和我国近年来新潮流作家的拿手好戏。——他不落俗套，这是值得赞许的。井上靖先生不愧是一位严肃的老作家。

在井上靖先生的《杨贵妃传》之后出版的，有一部南宮搏先生的《杨贵妃》，也是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据该书作者在序言中说，他“曾经用此一故事写作，在二十年间，计有五次”，用力甚勤；作者尝试“以欧洲历史小说风格而归淳于中国情调”，其努力是可贵的，也是颇有创获的。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安史之乱”本是这个封建王朝政治腐败、统治阶级上层人物权力斗争的矛盾与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杨玉环不是积极参加者，而是一个无辜的牺牲者。该书作者对于杨玉环这一艺术形象的描写，似更合于历史文献；也就是说较之井上靖先生笔下所描写的政治性的人物杨玉环更合于历史的真实。然而，作者对于李、杨故事的若干具体的情意绵绵的描

写，似仍未脱前人和当代人的窠穴；在作者笔下，生物性的本能跟人的“情欲”、“性爱”和“爱情”似未多加区别。至于作为该书“附录”的《杨贵妃外传》、《杨贵妃——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女人》、《马嵬事变和杨贵妃生死之谜》中的某些论述和描写，其中有多处似乎是值得商榷的。——该书作者也认为某些无稽之谈是不足取的。

在这里，请允许我离开讨论这一具体的历史小说的具体题材，谈一谈人类婚姻史上的问题。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摩尔根（Lewis H. Morgan, 1818—1881）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已充分证明：人类社会从群婚到一夫一妻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恩格斯对于此书也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为：

“在中世纪以前，是谈不上个人性爱的，不言而喻，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等等，曾经引起异性间的性交的欲望，因此，同谁发生这种最亲密的关系，无论对男子还是对女子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这距离现代性爱还很远很远。……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

“现代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

“当事人双方的互相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至多只是在浪漫事迹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的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

“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可能成为并且确实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是否为官方所认可。……”

“因此，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些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爱慕之外，就不会有别的动机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72—73、78页）

从这一观点来看，现在我们所说的“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爱情关系”，在事实上并不存在“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地位”，并不存在一夫一妻制的古代宫闱之内（唐代也不例外）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所谓“爱情”，它只能是虚假的；所谓“性爱”，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它只能是男性封建统治者对于女性的强迫性的占有。虽然那表面上也许是斯斯文文的，而在实质上则是最野蛮、最荒谬、最粗暴，也最荒淫无耻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占有。——“决不是一向征求妇女同意的”强迫性的占有。

按照唐朝宫闱制度，皇帝除了正妃，尚有二品的“九嫔”九人、三品的“婕妤”九人、四品的“美人”九人、五品的“才人”九人、六品的“宝林”二十七人、七品的“御女”二十七人、八品的“采女”二十七人、九品的“御妻”八十一人，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宫女，都可随时成为他们发泄淫欲的工具。即以唐明皇李隆基为例，见于历史文献的，据《旧唐书》（卷一百七）《玄宗诸子》记载，他即有儿子二十二（公主未单独列出），而《新唐书》（卷八十二）《诸帝公主》记载：“玄宗二十九女”。实际上他的儿子和女儿

都可能不止此数。

他在男女关系上，既没有“匹夫匹妇”的忠诚，更没有“旷夫怨女”的坚贞，这中间还有什么“性爱”或“爱情”可言呢？

因此，在若干年前，鲁迅先生计划创作这部历史小说或剧本时，据冯雪峰同志和孙伏园先生的回忆，他认为李、杨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由于深刻的分析而得来的真知灼见；他对于李唐王朝封建统治阶级之间权力斗争的见解，和对于唐代因正确对待外来文化而兴起的唐代文明的见解，也都是深刻的。

以唐代文明（或文化观念）作为背景，创作一部以李隆基和杨玉环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的历史小说或剧本（这是鲁迅先生未完成的计划。前人没有完成的很有意义的工作，后来的人应该接着去做。我国青年作家吴因易同志以他的巧妙的构思，巨大的篇幅，以开元、天宝时期的历史为背景，写下了《宫闱惊变》、《开元盛世》、《魂销骊宫》和《天宝狂飙》共一百多万字的四部长篇历史小说（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1987年出版）。书中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叙述和描写，较之井上先生和南宫先生似有更多的历史依据。作者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值得赞许的。

文学创作不同于历史文献，这是不言而喻的。文学创作允许虚构，甚至需要虚构，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但作为历史小说，必须有若干历史文献的依据，不必实有其事，但须在可能的情理之中，在这一方面，我国古典长篇历史小说，取材于《三国志》（包括著名的裴松之《三国志注》）的《三国志演义》，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范例。而在另外的某些历

# 目 录

自 序.....	( 1 )
引 子.....	( 1 )
第一章.....	( 9 )
第二章.....	( 17 )
第三章.....	( 30 )
第四章.....	( 41 )
第五章.....	( 60 )
第六章.....	( 73 )
第七章.....	( 89 )
第八章.....	( 106 )
第九章.....	( 118 )
第十章.....	( 129 )
第十一章.....	( 143 )
第十二章.....	( 157 )
第十三章.....	( 167 )
第十四章.....	( 181 )
尾 声.....	( 193 )

附 录

略论杨贵妃及和她有关的文学作品…………… (198)

## 引 子

窗外连绵的秋雨，一滴、两滴、三滴……和着从飞檐角上传来的低沉的铃声，仿佛又夹杂着轻洒在阶前梧桐叶上飒飒细雨的响声，把李隆基由睡梦中惊醒。这位五十年来的风流天子，微微睁开眼睛，向窗外瞥了一下，外面是一片昏黑。他感到周身没有一点力气，蜷曲在床上一动也不动。

朦胧中，他仿佛是在往昔的骊山温泉宫里，念奴、永新、阿蛮，还有其他几个宫女正围绕着他，杨玉环也在他的身边；一忽儿，又仿佛是在不久前入蜀的崎岖不平的斜谷道上，伴随着他的只有高力士等几个老人，还有三五成群零零落落的散兵走在他的前面，忽又落在他的后面，杨玉环已经不在他的身边了。

窗外一滴、两滴、三滴的秋雨和着从飞檐角上传来的低沉的铃声，仿佛又夹杂着阶前轻洒在梧桐叶上飒飒细雨的响声，又把他由朦胧送入睡乡。他毕竟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肉体上感到疲乏，精神上更感到颓丧，翻了一个身，迷迷糊糊地又睡着了。

待到他醒来时，那强烈的耀眼阳光已穿过帘幕洒满在御榻上，逼得他几乎睁不开眼来，睡意完全被驱散了。

久雨初晴之后的长安城内，大街小巷的行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原来是由兴庆坊扩建为兴庆宫的“南内”勤政务本之楼下的宫墙外面也有不少行人，他们有的是进城走亲戚的，有的是做买卖的，也有进城闲逛的。

好奇心大概是人们生来就有的一种天性吧。老百姓听说太上皇从四川回来了，曾到骊山温泉住了许久，现在仍然回到兴庆宫内。虽然隔着一道宫墙，这宫墙是把太上皇和老百姓隔开的一道严格的界限，但仍有不少人路过这里时，总不免要把脚步放慢一点，踮起脚尖，抬起头来，仔细向楼上观望。他们很想看一看这位好久没有露面的、当年的风流天子——现在的太上皇的情况是怎么样了？

李隆基勉强打起精神起身下床，——老实说，他住在这里也实在太闷气了，——一下床，不等宫女们侍候，自己整理一下衣冠，依旧按照“开元内样”，把稀疏的白发向后略梳一梳，随手从架上取来皂罗，裹成软脚幞头，两脚披在脑后。他又套上一件圆领窄袖淡黄色拖到膝下的襦衫，趿着软丝履，便慢步踱向勤政务本之楼的窗前。这勤政务本之楼原为他往昔宴集诸王和百官的地方，皇家乐队经常在这里奏乐，梨园子弟经常在这里歌舞，现在楼上楼下却冷冷清清。

他推开窗户，把头伸向窗外，抬头眺望远方的景物，暗淡的目光已失去昔日照人的光彩，几缕银须轻轻在晨风中飘拂，低头吐了一口闷气。

墙外近处往来行人在楼下他的眼前不断穿过。

“是他？！……”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惊叫声。

“真的是他！……是他！从四川回来这么久了，今天才露面。”在惊呼声中，有人嘟哝着，



“丢下我们不管，偷偷地就溜走了，……躲进峨嵋山……” 又有人在嘟哝着。

“他逃上峨嵋山！峨嵋山的猴子可多得很呀，那些猴子没有把他咬坏了吧？”一个顽皮的小孩子开玩笑说。

“这老倌，可亏了。皇位让给了太子，宝贝的妃子也丢了。……”一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似乎在议论着。

“丢了皇位且不说它。在马嵬驿兵变时，对妃子见死不救，未免太薄情了。”一个读书人经过这里，也酸溜溜地议论着。

“什么薄情，简直是缺德！！”另一个也是读书人模样的人更是愤愤不平。

“……”

真是人多嘴杂，议论纷纷。

“万岁！万岁！……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又看到了太平天子了。……”

一大批人拥了过来，也习惯地惊呼着。

“万岁！万岁！万岁！……”

“从此天下太平了吧？……不再打仗了，没有人再作乱了吧？……”

看热闹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几个卖菜老汉的担子也被挤翻了，青菜撒在大路上。又有一群小孩子夹在里面笑着闹着。不到半个时辰便把兴庆宫外的行人道挤得水泄不通。虽然秩序有点混乱，却不见有禁军出来干涉，大约又过了半个时辰，人们也就陆续散去了。

这是一个大消息，当时虽然没有出版日报或晚报，更不兴出“号外”，却一传十，十传百，顷刻之间轰动了长安